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一

裴駿

從孫敬憲
從弟安祖

莊伯

裴延雋

裴佗

子讓之
皇甫和

孫矩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

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閻喜侯。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格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閻喜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中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暲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子。脩字元中，清辯好學，歷位祕書中散。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二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第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景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爲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成主壻，西田朴特地居要嶮，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

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為表裏聲援郢州獲全
朴特頗有力焉徵為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
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烈無子
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
稱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又初徵為尚書主客
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虜及軍
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成邏檢
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
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
之出為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後晉壽更

置益州改宣所莅為南秦州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
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厯止公卿將非運也
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効
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
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剋亡日果如其言
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
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
弟世入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大
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

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母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持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二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錄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

難望為大卯
抑安祖不能忘
情於一拜耶

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閉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執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頰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六十三卒於家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曾祖翮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

翮音孔明也

刺史謚曰順父山松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雋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太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眾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舊沓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房陵諸塢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

督朱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鄴惲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廷雋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竝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廷雋從叔愛醜桃弓竝見稱於鄉里子夙字實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

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昇之曠鑿字道微性強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為齊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為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殮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為散騎侍郎尋為誅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

為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澤本
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
故頗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
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延雋從祖弟良
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
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
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
幡率諸逆眾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
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
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飢窘夜率
眾奔西河汾州之危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為衛大將軍
大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
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
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
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竝自立為王眾至數萬詔慶孫
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
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眾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
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晁徒轉盛以慶孫為別將從軹
關入討深入一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
衽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慶孫務安

緝之咸來歸業尔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交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時所稱延雋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異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異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父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京兆王繼西討引為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為文

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踈傲久不徙官曾
爲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
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
與監同行以勑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
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旣出後其伯伯茂與兄景勸別居景
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
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
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
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
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
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酌曰裴中書
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
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
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
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
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勸以
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
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
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勸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

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
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
免官疾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
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景顏頗有
學尚孝靜初爲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爲中尉崔暹所劾遇
病死獄中延雋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
爲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
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
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雋族人瑗字珍
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爲汝南王悅郎
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雋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
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
爲驥子景鴻爲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
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
時人號曰裴曾子隋具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
晉亂避地涼州符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
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
偉隕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
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祿分

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蠶酉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繼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賄祿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真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白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

釋麻支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
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醜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
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
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
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
未幾揚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
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暮月之期翻更非速
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
遂劾有人取財計賊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
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
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
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揚愔請赦之云罪不合死文宣
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家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
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
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
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
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揚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
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竝知名於洛下
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
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

遷鄴後誣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誣

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誣之居南山洛州刺史

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浪遂隨西師入關周文

帝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

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

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

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為忘

年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

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閒

無所預代下日為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字

士令少有風格邢邵立云我裴四武成為開府府為參軍

掌書記次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

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

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

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為齊帥領東宮

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

云有怨言誹訛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

知名

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次子矩最

矩字弘大繼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

弘大有才智非
辭數公庶者比

第一定係制于化及
再定朝係于建柱
終為尚書于大唐
既獲舊君觀面送
賦難有才安可尚

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
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
帝為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
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
陳之後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穎收陳
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
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
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
州矩與大將軍鹿原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
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
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
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
苦之謂高穎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
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
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資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
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
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
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
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為
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

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
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
弘李百藥等據齋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
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
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
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
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
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壤禮教之所不及書典
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
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下以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
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
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
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
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
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
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
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
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
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
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

容止即丹青摸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
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
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
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
踵西域爲傳戶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
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
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
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
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
茲踈勒度葱嶺又經鑠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
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耒俱
波喝盤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吐羅挹怛怛延漕國至此
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
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竝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
高昌鄯善竝西域之門戶也揔秦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
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
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
故朝貢不通今竝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
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
動兵車諸蕃旣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

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虜經略咸以委之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皆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經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絡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曰中國為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由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縣

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覲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
白狀令反閒射匱潛攻虜羅後虜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
者入朝帝悅賜矩貂裘及西氍毹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
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
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
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國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
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
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慕化朝於突厥親見啓人合
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
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而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
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
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
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
前後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比日變節左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
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以揚玄感
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
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
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
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揖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鑿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厮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

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
取因聽自首先有奸通婦女及尼女官等竝即配之由是
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字文化及反矩晨起將
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子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
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
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
及僭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為
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隨代
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
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
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
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
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軍舉山
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讓之第六弟
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民縱朝臣罕有
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
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
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
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壘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

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
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
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會榮賞內媿於心
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
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
長深沈有雅量允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
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
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爲大
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閣祭酒思還
鄉里啓乞梁州襄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
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志泉石之賞貞縱
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
代儀注封掄中男亮踈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
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款下司
各列勤墮亮三日不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怨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
居宅漆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荅云爲宅中
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
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
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
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周文帝
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
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
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
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
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
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巢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當
時眾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師
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相策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
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悍為政百姓畏之盜賊
亦為之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
部為前軍開劔閣破季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
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百姓
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
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轉陵
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
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為稱職卒於位
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

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
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內
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
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
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為魏孝明帝
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君臣
逆順大義昭然里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為時汾州刺史

為德不平

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
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
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
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
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二年
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偽親狎於
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
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
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旨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
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

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
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
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
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
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
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
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實先在孔城十三年與齊
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誓言春
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
邀擊無不剋之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

每脩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泗州既接敵境於是以
寬為泗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
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
宣後從御正拉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
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之寬弟
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
誦魏孝武初解褐負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
士曹行參軍轉黑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
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

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
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
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
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
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
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
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
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疢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
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
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
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
記室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
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
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勅管府長史賜爵高
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
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
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
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
十二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

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蔡梨也思政曰柰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日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梁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曹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藟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

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湏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因，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暲鄴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暲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鄴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暲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

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
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
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
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實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
友息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
此而瘵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
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
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徵竝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
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
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

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
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
爲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
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
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
屬隋文帝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
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
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摠管長史貝州長史俱
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

黜遣使上書言高頌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息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竝皆同母非爲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年幼盛簡寶交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

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及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爲摠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荅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遂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羨而化之摠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已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隴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樞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曹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

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貴郎將從將軍李景討
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
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
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為河南道討
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
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怒懷靜懷靜又
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
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
相委眎王世充以東都食盡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
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

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
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
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
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
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兵蓄力以
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
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
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
子竝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儼尊號署仁基為禮
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

李公知東都世充
不當而輕信諸將
之請知有餘而勇
不足宜功名之不
克也

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
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
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
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
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

德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延雋器能位望有

平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

文學傳業而又脩史

美讓之弟兄脩身厲行觀夫出處

之跡良足稱乎矩矱

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

夜在公求之古人

一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劇危

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
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王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
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
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
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
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
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
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墮壞時也

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
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
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
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
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

德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延雋器能位望有

平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

文學傳業而又脩史

美讓之弟兄脩身厲行觀夫出處

之跡良足稱乎矩矱

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

夜在公求之古人

一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劇危

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
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王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
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
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
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
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
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
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墮壞時也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曾孫豹 玄孫彦謙 族子景伯

畢衆敬

曾孫義雲

羊祉

子深 孫肅 弟子敷 列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
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
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廩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
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曾孫豹 玄孫彥謙 族子景伯

畢衆敬

曾孫義雲

羊祉

子深 孫肅 弟子敷 列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
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
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廩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
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

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為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為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為質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叙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子道檟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檟弟道異亦以勲為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安都從祖弟真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為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為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為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歷華

荆二州刺史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州刺史還朝除
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祿大夫
謚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龍封初真度有女妓數十
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度
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
焉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
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
庶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
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
少言母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旣指授先期明人焉之數在
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密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
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真度諸子旣多其母非一同產相
朋因有憎愛與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
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南度河家于北
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
爲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畢崔氏先歸寧在魯郡
邪利之降文畢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
降白曜請崔氏與文畢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
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請待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主

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祗候白曜
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輩哭泣以爪髮為信文達回
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
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負休賓文達還謂
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
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
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
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乃立平齊郡
乃以梁鄒人為懷寧縣以休賓為令延興二年卒文輩有
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
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輩大言當申父節厚
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
太守贈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
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
不自立母子並出家為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
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諶仕燕位太尉
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之遂為東清河繹幕人為法
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為劫盜宗族患之
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以

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為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
宗吉母妻為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為計法壽與宗吉歸
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為冀州刺
史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宗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
師以法壽為上客宗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亞
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
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
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敬侯子伯祖龍例降為伯歷齊郡
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
充後卒於幽州輔國府長史元官卒子翼大城戍主燕宗

安太守襲爵壯武侯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
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
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翼以
獸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
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令三軍之
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
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万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
為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清河中除謁
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

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風教脩理
稱爲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
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立
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
吊宰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彥詡明
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熊字
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槩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
七子長子彥詢最知名以魏勳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
爲叔豹所愛重病卒豹以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爲
喪當家之寶初彥詢少時爲監館嘗接陳使江物及陳滅
物入關見彥詢弟彥謙曰公是監館弟邪因慘然曰昔因
將命得申言款彥詢所贈物詩今見載物集彥謙早孤不
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
每竒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
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
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
珍果弗敢先嘗遇葺功之成必燕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
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
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
爲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

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祭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摠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

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務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舍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貶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

仰然觀者屬目類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
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類謂諸州摠管刺史曰與公言
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類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
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号爲慈父仁壽中帝令持
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
鄯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
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鄯州又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
各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
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摠管辛
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

留連數日脅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
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羅罪者多彥
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
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
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祇承靈命作人
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黃泉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
人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讜逆須有甄明若揚諒實以
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
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

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擊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南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主之位况乎叢芥一隅蜂扇螳聚揚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關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人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竝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雍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

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棄僕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惡
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賢
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麴屋如骨
之在身所謂棟梁脊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
天高聽卑監其注僻故摠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
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是
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
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
衣乎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
于殷駿命不易方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
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摠統淮海盛德
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續曆甫介寬仁已布率土蒼生
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註設吏人
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
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旌自
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千古稷契伊呂彼
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善講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
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亦
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
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
彥謙公方伯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
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焯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
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焯亦不
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
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終
於官彥謙居家母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亶亶不倦
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
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衣一行未

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女齡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
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
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脩縣李綱中山郎茂郎
穎河東柳彥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
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
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
致太平彥謙私謂謂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
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引遠
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

之際其言皆驗真觀初以子玄齡著勲庸贈徐州都督臨
淄縣公謚曰定伯祖弔幼愍安豐且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
官居家忽聞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羣犬所
噬卒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為
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子業弟
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親
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為平齊人以父非命疏服終身
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日給養母甚謹
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為奉朝請累遷齊

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
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
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
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
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二百餘人表訴乞留
復加二載後為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復淳和涉
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甚不內御
憂毀之容有如君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暮年哭
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
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

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說祐並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尔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外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出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當亦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語與諸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為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脩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頰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

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
曰與君鄉近何忽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
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
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
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
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暨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
參軍以母老不應暨眼頗恨之卒于家子敬道永熙中開
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
常於疆境盜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或殺其主
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遣衆敬詣兖州募人到彭城刺史
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
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
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兖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
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爲弟衆愛爲薛
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荅及安都
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
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
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兖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佗罪獨不
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

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
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
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
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爲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
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
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徵還京
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髮
鬢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
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文賓
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

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
梓朝廷許之衆敬歸還獻眞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彪
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
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兗州子元賓少豪俠有
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勳誠至京師俱爲上賓賜爵須
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
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
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
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
爲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遙授

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謚曰平元賓入魏初娶東平
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
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
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
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為侯
卒子僧安襲祖朽身長八尺髯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為文
諫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以本州中正為統
軍隸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
郎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
之後為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無子以弟祖
歸子義暢為後襲爵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中書
侍郎兗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以兄祖
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別
駕祖暉早有事幹為幽州刺史以全守勲封新昌縣子逢
蕭寶夤復敗祖暉拔城東趣華陰坐免官爵尋行幽州事
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為賊宿勤明達所攻沒長子義勰襲
爵齊受禪例降義勰弟義雲

義雲小字陀兒少鹿醜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
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
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

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
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竝無所問乃拘吏數
而斬之因此銳情許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
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頗
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
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
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
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
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
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各身遂不赴

又義雲啓云喪婦孤寡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
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閭迎不敢備禮及義雲
成昏之夕衆禮備設剋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
臺吏下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罔干上
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
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
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
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
敕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
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

皆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

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譙賞義雲

子默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

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

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

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款密無

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

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

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

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

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饒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並用

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

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踈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

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

佗意為人密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為此追還

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性豪縱頗

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墮乏者多有

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

聲徧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

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

隋書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痍徧體有孽子善昭
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擄掠無數為其著龍頭繫之
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
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
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
就宅推之介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
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貫列善昭云介乃收捕繫臨漳
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
斬之於獄棄尸漳水祖歸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
守義遠弟義顯義攜性竝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

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鮮膳器物鮮華常兼
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
州刺史眾敬弟眾愛隨兄歸魏以勳為第一客賜爵鉅平
侯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康子聞尉字子安有器幹裝辭例
降為伯延昌初累遷清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中
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又聞尉斬其
使發兵拒之又以為忠於已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
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璽軍司馬攻元法
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伯
如故謚曰恭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

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祖哲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脩爲時所鄙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舉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爲兗州刺史既敗子景義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

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万先驅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諡曰祉志存埋輪

不避強禦及贊戎律能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
殊類繼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
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
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
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與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
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
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
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
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手聲

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社誠
著累朝効彰出內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
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
剛而能剋亦為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
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
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
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府寺為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
當官不憚疆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
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竝
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字深

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
雋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于時
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
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
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
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為
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
京頃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正平薛鳳賢等
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
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

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
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
又為二充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尔朱
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
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
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
京師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
侍郎顥平免官普泰初為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負委積節閔帝敕深
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

有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
遲深乃上疏請脩立國學廣延胄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
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
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
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初
為冀州中從事趙郡王為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
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為武德
郡守社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為中丞以為書侍御史固辭
彪頗銜之及為三公即坐兄社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

甚為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
鎮冀州肇與靈引為愉長史以相閒伺靈引私上肇勢每
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
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
威

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
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為衛將軍
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躄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

斛綰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敷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錄詔各賞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字靈珍兗州別駕從事子烈

好讀書能言名理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脩立有

山太守據郡起兵

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

廣平太守敷馳赴洛

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

斬手全軀所存者

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之

卒無所受天保中

大故尔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

為稱職除陽平太守

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

有能名時頗有災蝗天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遷光

祿少卿兗州大中正天平初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于

家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飭為世所稱

門女不再醮魏大

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

立出家為尼咸存

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

中正義雲盛稱

門伐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為我家故史烈云自畢軌被誅

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

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與

行百世傳美且

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

烈第脩有才幹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將作丞隋
開皇中戶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圖變

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澤可拓
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
誠榮曜朝國位竝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為
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已所遵殆時彥也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方洽周益周一之冕陳辛校正

